

花季雨季

爱的等待

王俊星

路边的灯光树影里，一个年轻人，一只脚踏在自行车的脚踏上，一只脚踏在地面上，两只胳膊搭在车把上，摆弄着手机。路上一拨一拨的行人从他的身边经过，他似乎浑然不觉，沉浸在自个的心思里。他摆弄一会儿手机，又向南边的小巷子里张望，久久地……手机在手上闪着光……

他一定是在等他的心爱的女孩。
不由得停下了脚步，似乎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又似乎是勾起了那遥远的记忆。

上大学的时候，每个黄昏，男生们会到女生楼下找女生玩，因为女生宿舍楼不让男生进，男生们只能在楼下等。男生一到女生楼下，通常会把手指放在嘴边，冲着找的那个女生的宿舍喊话：806，某某，楼下有人找！有时是几个男生一齐喊话，各自喊各自的，互不相干，尽管楼下一片喧嚣，似乎并不影响女生的听觉，男生所找的女生一准儿会一脸微笑地推开窗，冲楼下人群里的那个身影莞尔一笑，窗，又关上了。男生仰望着那扇窗，吹一个响亮的口哨，踱到一棵大树下，靠在树上，看着其他的男生喊话，望着女生宿舍大门口出出进进的女生，只等着那个熟悉的倩影突然出现，那时，该是怎样的一种惊喜？当那个心仪的身影出现的一刹那，心底的喜悦之情像清冽的泉水一样喷涌而出，脸上绽放了花一样的笑容，不由自主地伸开双臂，迎着轻盈的步子，奔向她……

青春年少，总是心怀着对爱的憧憬，等待着……
灯光树影里的年轻人似乎很焦躁，一会儿按几下手机，一会儿又向小巷子里张望……年轻人似乎等不及了，骑了车子，向小巷子里驶去。可是，走了半截，又折了身回来，在原地等。如此几番，年轻人又回到了原地，等。

站在年轻人对面的灯光树影里，不由得替他焦急起来。不过，在心底里还是祈祷年轻人耐心地等一等，你不知道，女孩子赴约，总要把衣柜里的这个季节的衣裳试穿个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临出门还要跑到镜子前重新梳理一下头发，再打量几次镜子中的自己。女子啊，总为悦己者容，当出现在他的面前，是否让他的眼前一亮，心生怜爱之情？

年轻人，不再摆弄手机，而是静静地凝视着小巷子，像一尊雕塑，他在想……
灯光阑珊的小巷子里，终于走来了一位女孩……

世相百态



少和别人玩暧昧

朱院生

有人把感情分成三种，亲情、友情和爱情。还有人在后面添加了一种：暧昧之情。一本小说《廊桥遗梦》，一部电影《花样年华》，里面都有经典的暧昧片段。摇曳的旗袍，昏黄的路灯，曼妙的音乐，是暧昧的环境；忧郁的眼神，温馨的语调，情感的压抑与冲动，是暧昧的手段。

妻子的闺蜜小吴曾给我讲过这样一段故事：他只是她的一个同事，日常工作中比别人多了一份欣赏。一次吃饭回来的途中，她和他并肩走着，简单聊着，和自己喜欢的人聊天的快乐，而且不拘束，她喜欢他侧脸听她说话的动作与表情。他们挨得很近，都有些醉意，她甚至能感觉到他的体温。他们一路快乐地聊着。

他们此时的关系比朋友亲一些，比情人远一点。他们聊了很多，接下来的日子他们像两个刚刚看完一场魔术表演的观众，特想探寻魔术奥秘，互相叙述着几年来的感觉，充满了神秘，好奇。她体会着被另一个人男人喜欢的新奇和刺激。第一次听到一个男人跟她表白，感觉是特别的，而且是一个她一直欣赏的男人。她和他每天短信联系，内容从日常生活到细腻感觉，无话不说，和他聊天特别合拍，她从没有和异性聊过这么多话，即使是老公，也没达到过这样的默契理解。

他们有了独处的机会，他们开心地聊着，就这么聊着她就觉得很知足了。一次他们分手回家，她跟在他后面，也不知怎么回事，他的身体挡住了她的身前，她不能自持了，只感觉一阵眩晕，身体不受控制地靠了过去，情感如打开闸门的洪水，一股脑倾泻而出。什么也不管了，只想就这样抱着他。好好体会一下他的拥抱。这个陌生的身体，对她来说是神秘的，她一次次抱起她又放下，这样的动作很细腻，她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在乎与疼爱。

不久，他们的暧昧信息被他老婆发现了。压力与辱骂接踵而来，她只有默默承受，为自己犯的错误承受后果。她无话可说，她知道她说与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

小吴和她同事的结果，定是千篇一律。当暧昧遭遇婚姻，注定是一场浩劫。野外的桃花，再怒的盛开也无人欣赏，终将不过暗香飘零。园城里的男人们，别让诱惑迷了眼，乱了心，没有真爱，就请收起你的暧昧，因为，我们已没有本钱拉着喉咙高喊：从头再来。

本版插图 涛涛

人生感悟



做个幸福的女人

未名

那天，我在服装商厦里偶遇一对中年夫妻，做丈夫的非要给妻子买下一件新款的皮大衣，妻子看了一眼花价，嫌贵，不肯试穿，男人就说，穿吧！衣服穿在你的身上，亮的是我的脸，你不知道吗？女人是男人的脸啊。听男人这么一说，妻子马上就把手伸向了那件皮大衣，果然是合体又漂亮，衬着女人一脸的幸福。那一幕，很平凡，却很感人。

平时，人们无论是在社交场合还是在街头看到一对相偕而行的男女，总会下意识地先去看其中的那个女人，更有经验的老到者，仅凭这无意中的一瞥，即使不用再详谈那个男人，也可以掂量出那个女人在男人心里的分量。

当一个女人同一个男人牵起手走进婚姻时，女人就是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个男人了。老话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如今，关于幸福生活的解读可没有老话说得那么简单了。两性问题的权威专家认为，看一个女人是不是幸福，仅仅看她的面容就够了。幸福的妻子不论在哪个年龄段，她的面容常常都是细腻的，闪烁着愉悦、恬静、幸福的光彩。因为来自丈夫的爱，才是妻子最好的美容剂——这世间，再高科技、高档的化妆品

品，也只能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一下女人的皮肤，却绝不会使女人的脸上呈现因幸福才有的美丽神色。如果一个妻子从丈夫那里得不到情感上的关爱、身体上的怜爱，那她的脸一定是粗糙而没有光泽的。

最幸福的女人是那种既衣食华美，又面容细嫩红润，这标志着女人的丈夫既能挣钱养家，又十分懂感情，有良心，体贴人。

比较幸福的女人是那种虽不能锦衣玉食，却面容细嫩红润，闪着幸福之光的女人，这标志着她的丈夫虽不会挣许多钱，却是懂感情的人，是深爱着她的。

不幸的女人是那种虽衣食华美，却面容粗糙，布满愁容的女人，这样的女人虽然享受着物质上的富有，但她已经享受不到丈夫的爱了，在感情上，她是清贫一族。

最不幸的女人是那种既衣衫破旧，又面容憔悴的女人，她的丈夫既不能满足她起码的物质上的需要，又不能给她精神上的抚慰与关心，更有甚者，反而成为她生活中的最大苦恼与负累。

可见，女人真的是男人的脸啊！作为女人，你不妨时不时坐下来仔细端详一下自己，看看那个男人在无边的岁月里给了你一副怎样的神色和面容；作为男人，更不妨时时审视一下你身边的这个女人，看一看，你有着怎样的脸。

清清楚楚地写着：老婆的工作笔记，而第二个箱子上则写着：老婆的杂志《女友》，第三箱子上则写着：老婆的杂志《家庭》……

最后一个箱子上，分明是老公留下的一张纸条：老婆，这是我创业之初为你做的模型图书馆，其中有八个租租房大小，我一度曾有做书柜的想法，终是泡汤。而心里，也慢慢地生些怨念。

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开门看到老公正拿着锯齿，在锯几块薄薄的板子。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放着一些杂物，连伸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有些生气地对他说：公司才刚刚起步，你不去钻研市场，难道要改行，做木匠的？

老公笑嘻嘻地干他手上的活，只是给我做了一个诡异的鬼脸，说：今天劳驾你去你闺蜜那里借宿一晚，我要干一番大事业。我也懒得理他，径自去找闺蜜。

第二天下班回来，打开门一看。两间不大的屋子的四个角落，摆了八个箱子，而之前堆在一起的书籍，也不见了。出于好奇，我走近第一个箱子，只见上面

老公是个铁杆球迷，这不，四年一届欧洲杯的战火刚刚点燃，老公就为之忧狂。由于时差，熬夜看比赛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于是老公让我早早准备了风油精、清凉油、薄荷膏等提神用品。老公每天不忘定闹钟，预防夜里睡过头，看样子是要拉开持久战的架势。

刚开始几天，老公夜里一听到闹钟响起，就按时起床，蹑手蹑脚走到客厅，小心翼翼地打开电视，精神十足。熬了几天，老公似乎有点招架不住了。一天晚上，老公央求我，让我替他看球赛。我着吃了一惊，向来以铁杆球迷著称的老公，怎么突然提出这么可笑的要求。

见我纳闷，老公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道出了实情。原来他看球赛是被同事逼的。因为每天上班，同事都叽里呱啦地讨论昨夜的比赛结果，老公总是含糊糊糊记不清楚。别人说什么，他就跟着说什么。好几次就差点闹了笑话，自此后，老公就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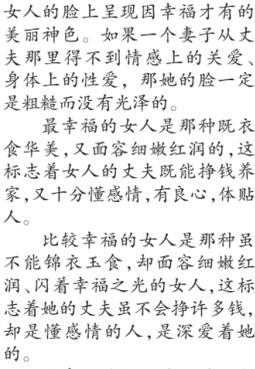
看球赛了。可是球赛总是慢条斯理的，几乎就是催眠，尽管老公的热情每次都很高涨，可看球不到10分钟，老公就蔫了，东倒西歪打瞌睡。所以几乎没有一晚上完整地看完球赛。

有天夜里，我正帮老公看球赛，看到女儿屋里亮着灯。我有好奇，女儿到底在干什么？女儿马上就要中考，为了不影响她休息，我和老公把电视搬进了卧室，门也进行了隔音装置。难道是我影响了女儿休息？

我一推门进去，只见女儿拿着一本世界漫画手册。在我的追问下，女儿说是借来的。我不禁担忧起来，中考在即，可别让足球球坏了女儿的前途。我想法设法阻止女儿观看球赛，并且还偷偷监督女儿。女儿知道后大笑起来：“老妈，你也太小气了，我又不是真的要去看足球球，我只是想看域外的帅哥和中国有什么不同！”一语惊醒梦中人，怪不得女儿对欧洲杯这么钟情。在我的严格要求下，女儿恋恋不舍地放下书睡觉去了。

欧洲杯，魅力是如此巨大，硬是把一些本来对球赛一点兴趣都没有的人，拉在了一起。欧洲杯，多少人为之倾倒，多少人为之神魂颠倒。让欧洲杯来得更猛烈些吧！

人在途中



爱情连锁店

飞飞

给她。我的要求不高，只是希望有一天，我们有窝了，我要一个很大很大的书柜，可以像图书馆一样，把书籍都分门别类码好。老公笑呵呵地说：等我有钱了，在全国开图书连锁店，你看哪本，就可以看哪本。

我才不相信老公的那些鬼话，可惜租房太小，我一度曾有做书柜的想法，终是泡汤。而心里，也慢慢地生些怨念。

一天晚上下班回来，开门看到老公正拿着锯齿，在锯几块薄薄的板子。房间里横七竖八地放着一些杂物，连伸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有些生气地对他说：公司才刚刚起步，你不去钻研市场，难道要改行，做木匠的？

老公笑嘻嘻地干他手上的活，只是给我做了一个诡异的鬼脸，说：今天劳驾你去你闺蜜那里借宿一晚，我要干一番大事业。我也懒得理他，径自去找闺蜜。

第二天下班回来，打开门一看。两间不大的屋子的四个角落，摆了八个箱子，而之前堆在一起的书籍，也不见了。出于好奇，我走近第一个箱子，只见上面

清清楚楚地写着：老婆的工作笔记，而第二个箱子上则写着：老婆的杂志《女友》，第三箱子上则写着：老婆的杂志《家庭》……

最后一个箱子上，分明是老公留下的一张纸条：老婆，这是我创业之初为你做的模型图书馆，其中有八个租租房大小，我一度曾有做书柜的想法，终是泡汤。而心里，也慢慢地生些怨念。

“哦，是莉姐啊！”彪哥猛地站了起来。“叫我莉姐好了。”然后嫣然一笑。于莉说话的声音不很快，挺沉着的。她现在除了眼睛和笑还有点像戏子，其他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戏子了。非但不像，她现在还非常讨厌人家说这两个字。于莉说什么戏子不戏子的，应该叫艺术家。

现在，于莉就用这种挺沉着的声调对彪哥讲着一件事情。他们说话的过程中，还不时提到一个叫做张先生的。随着这个张先生被提到的频率不断增加，谈话终于变得越来越融洽和热烈起来。

于莉说：“我是个制片人，现在的制片人都只想着要赚钱，当然，并不是说我不想赚钱。但除了赚钱，我还想着别的。比方说：艺术。”

彪哥不停地扬着眉毛，听得很有趣。他知道有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后面，但不妨听着。

“你知道牡丹亭的故事吧？”于莉突然问。

彪哥有点诧异，点点头。

于莉说她想用评弹这种形式来表现牡丹亭的故事。梅雨娘唱得韵味，柳梦梅唱得韵味，那时候，花园的小路上堆满了花瓣，墙上爬满了紫藤，园里开着桃花，蝴蝶，蜻蜓，紫燕，黄莺，飞过来飞过去，拍出来肯定是非常好听的。

于莉说这片子除了好看，还会有一些卖点，比如说床上戏，还会加上些武打动作。当然，荒诞是荒诞了些，但美的就是这个效果。

“听说彪哥办过一次花宴吧？”于莉的问话总是那样突然，彪哥不由一愣，但也就那么一小会儿，彪哥说：

“是的，是办过那么一次，张先生也来了。”

这样就又讲到了张先生。于莉说张先生对那次花宴极为推崇，张先生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绝！要张先生说绝，那可真是不容易的呀。于莉说张先生很赞成她拍评弹牡丹亭的想法，张先生还提出，里面一定要出现“吃花”这个情节，“而且是在米园，在您的府上！”于莉说：

彪哥沉默了两秒钟，然后把手里刚抽了几口的烟在烟缸里掐掉。

彪哥说：“既然是张先生的意思，那么也就是我的意思了。米园只不过是这个小地方，租上传下来的，也没人打点，有张先生和莉姐看得上，高兴还来不及呢。莉姐要拍牡丹亭，有什

连载

一个平稳的刹车，我们停在红绿灯前。我认真打量着坐在左侧的这个男人，他健谈、迷人、随和、经验老到，最重要的是，他确定自己愿意跟我在一起。感情有许多种，他对我的这一种叫不冷不热之爱，但求稳妥平安。再贪玩的人都有玩累的时候，即使不累也需要对自己的年纪作个交代。都说女人小气爱计较，其实男人在感情里的那些心眼远非女人所能及。

话说回来，这么巧，想找段稳定的感情的施杰碰到了不太信任感情的我。况且感情大多是先撩者贱，女人太殷勤主动算不得好开端，尤其是对他这样条件不错的男人而言。我想，我开始渐渐明白他挑中我的理由——我够平凡，够老实本分，不太坏但也不差，且我从未对他趋之若鹜。如此一来，既不会看他太紧太黏人，又没能耐给他惹什么麻烦。

当一个女人的各方面被男人摆上天平逐一过秤，你猜不到他心里那道方程式，但可以看懂自己在他心里有多少常量、变量。别以为男人如此衡量便是对你的不尊重，恰恰相反，他正在很有诚意地考虑将你发展为他太太。当然也有例外：当他足够爱你，就会略过不算。

于我而言，要这一分诚意就已足够。爱多么虚无缥缈，今天给你一分，明天可能是两分，可

能是十分，也可能是零分；我从不指望自己不爱的人爱我，只想每段关系都能够彼此平衡。

而且，黎靖不是一贯认为会有比他更好的人照顾我？他说我“值得”。一个连自己爱的人都留不住的女人，能有什么更“值得”的选择？我也不怕幸福给他看，就当送他的心意。要是看不到我过得好，恐怕他仍要心存几丝愧疚。给点儿愧疚来回报他离我而去不是什么好方法，我有机会可幸福，为何不要？

就这样怀着七分清醒、三分赌气，我答应了施杰的约会。

会一直开到下午六点多，讨论新书的文案。我只是译者，按理不需要参加，而施杰特意叫了我只是想来表达重视。

散会后，他带我去了一家灯光幽暗、装潢典雅，就连餐具都价值不菲的餐厅。第一次约会这么郑重其事是好习惯——我发觉自己也开始跟他一样，逐一衡量对方的方方面面。没有爱这种东西从中作祟，什么都看得更清楚些，也决定得更稳妥些。

“哦，是莉姐啊！”彪哥猛地站了起来。“叫我莉姐好了。”然后嫣然一笑。于莉说话的声音不很快，挺沉着的。她现在除了眼睛和笑还有点像戏子，其他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戏子了。非但不像，她现在还非常讨厌人家说这两个字。于莉说什么戏子不戏子的，应该叫艺术家。

现在，于莉就用这种挺沉着的声调对彪哥讲着一件事情。他们说话的过程中，还不时提到一个叫做张先生的。随着这个张先生被提到的频率不断增加，谈话终于变得越来越融洽和热烈起来。

于莉说：“我是个制片人，现在的制片人都只想着要赚钱，当然，并不是说我不想赚钱。但除了赚钱，我还想着别的。比方说：艺术。”

彪哥不停地扬着眉毛，听得很有趣。他知道有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后面，但不妨听着。

“你知道牡丹亭的故事吧？”于莉突然问。

彪哥有点诧异，点点头。

于莉说她想用评弹这种形式来表现牡丹亭的故事。梅雨娘唱得韵味，柳梦梅唱得韵味，那时候，花园的小路上堆满了花瓣，墙上爬满了紫藤，园里开着桃花，蝴蝶，蜻蜓，紫燕，黄莺，飞过来飞过去，拍出来肯定是非常好听的。

水姻缘

朱文颖 著



沈小红觉得，康远明似乎很少和她谈话。有时候他倒是会逗她，逗得她满脸通红。他讲一些好玩的事情给她听。他也问她些生活琐事，胃口好吗，工作是否愉快，还有，父母的健康情况呢？但他很少对她讲些正儿八经的事情，她也从来不知道他究竟在忙些什么。当然，沈小红也知道，不该问一句的，沈小红可是半句都不会说。

有几次沈小红晚上打电话给他，康远明那头闹哄哄的，隐约还有女人的尖叫声。但康远明仍然显得很沉着。他说你等一会儿，这边信号不好，我走出来和你说话。接着康远明就安静了。只听见康远明说：这么晚了，还不睡？沈小红就讲：唔，也快睡了。就冷场了几秒钟。接着康远明又说：早点睡吧，我在外面谈点生意，明天再给你电话。沈小红又唔了几声。电话就挂了。

开始时沈小红也有些疙疙瘩瘩的，但很快就过去了。沈小红心里看了康远明。对于沈小红来说，康远明就是一桩现实。沈小红知道自己岁数不小了，遇到一个康远明，她应该知足。她甚至想过：万一，他在外面有女人——

但就是这一点，沈小红也并不害怕。沈小红有沈小红的聪明，她下定决心要先成为她家里的女人——

然后，再来个乘胜追击，一网打尽。

餐桌边，我们主菜已点定，剩下酒类有待挑选。

训练有素的服务生上身约三十度倾斜向我们，体贴地建议：“通常来说是白酒配白肉，但有一定年份的葡萄酒也很适合搭配传统意义上的白肉。两位的主菜是鱼类，我们刚到的2006年帕洛洛美干红非常不错，产自法国超等中级酒庄帕洛洛美，百分之百出身名门的红酒，店里也不多，卖一支少一支。”

“怎么样？”施杰从菜单后抬起眼睛，征求我的意见。

我只点了一瓶非常普通的半干型白葡萄酒。

侍服务生带着菜单离开，施杰对我笑道：“第一次约会就给我省钱？”

“不是给你省钱，是给我自己省心。陈年红酒单宁味那么重，再多点当个宝，我都喝不惯。”

“你还是别告诉我真相吧，让我认为你在心疼男朋友的钱包。”施杰露出几分失望。

“你的钱包现在心情肯定很好。葡萄酒不是越老越好，大部分都适合在出厂后几年内喝。留一部分真正的高价古董等着升值就行了，买来立刻就解决掉实在太浪费了。”不是只有他才会计制造惊喜，我宁愿坦诚能成为最实在的惊喜。

“想不到你对酒也挺有研究。本来还打算出这一招哄你开心，看来被你笑话的可能性更大。”

“你的诚意我从不撒谎。再说我只是半桶水，不分好坏，只知道喜欢不喜欢。”

“对了，你怎么会对酒感兴趣？”他身体微微前倾，显然已聊得兴起。这些当然是曾经的工作所得。大部分人都以为同传译员只需带着红外耳机坐在工作厢里工作，其实平日哪儿有那么多大中型会议？我们当时的公司还没大到能让译员整天飞来飞去参加国际会议的地步。普通的商务谈判、新闻媒体活动、培训演讲，甚至外出考察……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些常规的口语工作。与经营酒类的客户打过交道，自然会对酒留有印象。

我不想将话题引至昔日的工作，便顾左右而言他：“半桶水真没什么。我认识的人中对酒最有研究的就是慧仪，不信你下次考验考验她？”

“Elaine？不用考验，她就是那个酒鬼。”他的语气犹如在数落老友，看来他们已经相当熟。

“哦，是莉姐啊！”彪哥猛地站了起来。“叫我莉姐好了。”然后嫣然一笑。于莉说话的声音不很快，挺沉着的。她现在除了眼睛和笑还有点像戏子，其他已经完全不像一个戏子了。非但不像，她现在还非常讨厌人家说这两个字。于莉说什么戏子不戏子的，应该叫艺术家。

现在，于莉就用这种挺沉着的声调对彪哥讲着一件事情。他们说话的过程中，还不时提到一个叫做张先生的。随着这个张先生被提到的频率不断增加，谈话终于变得越来越融洽和热烈起来。

于莉说：“我是个制片人，现在的制片人都只想着要赚钱，当然，并不是说我不想赚钱。但除了赚钱，我还想着别的。比方说：艺术。”

彪哥不停地扬着眉毛，听得很有趣。他知道有真正重要的事情在后面，但不妨听着。

“你知道牡丹亭的故事吧？”于莉突然问。

彪哥有点诧异，点点头。

于莉说她想用评弹这种形式来表现牡丹亭的故事。梅雨娘唱得韵味，柳梦梅唱得韵味，那时候，花园的小路上堆满了花瓣，墙上爬满了紫藤，园里开着桃花，蝴蝶，蜻蜓，紫燕，黄莺，飞过来飞过去，拍出来肯定是非常好听的。